

三

國

志

六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鍾繇傳

子名毓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

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
皓深獨步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
辟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
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
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八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
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
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
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
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
曹掾問空府志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
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
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
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
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

讓之行爲童幼時膺祖太尉脩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觀常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公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云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墮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絲則迪之孫

嘗與族父瑜俱

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

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

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爲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

催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兖州

牧始遣使上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

催汜等以爲關

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
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
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
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荅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
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
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
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

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

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
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
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
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復好勝
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
也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
援至果輕度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

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

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

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

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
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躬援獨制河
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
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
方之憂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
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
等兵與繇會擊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

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

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
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

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
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
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
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
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茲訴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
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
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
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揔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

又無威刑以檢不格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
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度王命今雖反海醜聲流
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
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
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衛命督使
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
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禮至
乃使邑遠詣闕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
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
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
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
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
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
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
免冠徒跣伏須
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

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

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初

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金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

旅月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略

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金鼎範因太子鑄之金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躬使調一味豈若斯金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析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金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埋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金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宕此拘邑尸主事之臣也拘音荀羽地賜尔鸞於黼黻弼弼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褒賜大氏傳孔埋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

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

之而難入公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此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璫宋之結綠

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

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觀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遡焉以

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

朴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

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賦

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

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數年坐西曹掾魏和氏郡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諷謀反策罷就第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

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侮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侮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文帝

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

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

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笑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

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襪襠傷左髀以襠襠中絲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

雲也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

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
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
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
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
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
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
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
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
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

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逮追二祖遺意惜
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
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
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竟當
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民使如
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
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
年二十至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
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金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
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
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
羣寮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
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爲豎花屍
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
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
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

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卽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激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勸敷五教

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劓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取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

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取惡數為義法罪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况乎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賊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

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廷尉辦理

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

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鍾繇